

苏教文库·教育学基本经典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 著 傅统先 邱椿 译



REN DE

WEN TI



苏教文库·教育学基本经典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 著 傅统先 邱椿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问题/(美)杜威(Dewey,J.)著;傅统先,邱椿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

(苏教文库.教育学基本经典)

ISBN 7-5343-7495-2

I. 人...

II. ①杜...②J...③傅...④邱...

III. 人的社会性—关系—教育—文集

IV. C9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9675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人的问题

作 者 [美]杜威(Dewey,J.)

译 者 傅统先 邱椿

责任编辑 何 莉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院内) 电话 0335-2039580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29.5 插页 2

字 数 278 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80 元

发行热线 010-68003077

编辑热线 010-68002876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紧跟着这一前言之后的那篇序是特别为本书所写的，没有在别处发表过。本书中其他各篇论文都是从它们原来所发表的期刊中转录重印的。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如目录中所附的年份所显示，都发表于离现在相当近的时期。其中有一篇是在 20 世纪初发表的，先前也没有重印过。自然，由于过了许多年，我在各种各样哲学题材方面的立场有了某种改变。那些离现在最近的时期写的文章，当然代表我现在的观点。考虑到已过去的时间，那比较老的论文似乎值得重印，以作为我在这间隔的五十年间的动向的一个先兆。

收入本书的少数论文是专门性的，以致表面看来并不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但也给了它们一个地位，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自我批评工作、清除工作的某些方面，如我在序言中所说，哲学如果要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本当属于它的任务，是需要做这种自我批评或清除工作的。

约翰·杜威

序 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

以从事哲学的教学和写作者为会员的一个组织(美国哲学会)的委员会近来刊出一本报告书。该哲学会被邀请“检讨哲学的现状,并研究其在战后世界中可能担负的任务”。这个邀请来自一个非专业的团体——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并为其所资助。这个事实即可证明上述主题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一般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暗示在交给该委员会的任务的明文规定中已表达出来了。该委员会被邀请去研究“哲学在社会的一个自由的和思维的生活的发展上之功用”。它又被邀请去探讨“哲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功用”。该报告书的名称是《哲学在美国教育中》。

这个书名表示该委员会曾局限其研究工作于两项任务较狭小的一种。少数几处例外。该报告书的全文给人以这种印象。报告书的序言在提出“我们试图做什么?我们试想我们走向哪里去?”等问题后,接着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无由权威承认的,并可由适当代言人予以宣扬的一套学说叫做‘哲学’。我们

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和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正是在交给我们讨论的那些论点上，有不同的哲学意见”。该委员会这种坦白的承认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哲学家圈子外面的人们看来，我相信我打重点的那句话比报告书中其余的话更能显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

这是一句强调的话。理由是：使委员会不能研究两项任务中更重要的一项中内容的内部分歧，是使民众分歧的纷乱和冲突在理智形式上的反映。我们在谴责哲学家们未能获得共同意见以前，应回忆：在世界的现状中，他们获得的共同意见将积极证明哲学是如此专门的，以致与实际生活的问题和论点完全脱节。

所以我建议从人生关系上去讨论哲学的现状。在专业哲学家的圈子里，在学术机关的哲学教学中，构成种种思想体系和主义的结论上的那些差异自有其地位。但在民众看来，这些差异比哲学家们正试图做什么并能够做什么等问题是更不重要的。民众的兴趣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如哲学的特殊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哲学和构成今日人的问题的那些事务和论点是怎样联系着的？

(一)

在讨论的开始，可指出一个事实：目前确有一种哲学自称有“由权威承认的一套学说”，并有“适当的可信任的代言人”去宣

扬其内容。在报告书中,这派哲学的代表没有占得地位的这一事实表明在目前生活中有很深的裂痕。因为这种哲学是自称有神圣的起源、支持和指导的一种制度哲学。它的学说被认为是权威的,因为它渊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的各种哲学明确提出一种观点。依照这种观点,哲学的学说应以脱离超自然的启示而独立的根据陈述之,并且它们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作为其机关。超自然的和神学的哲学是在中世纪形成的。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的各种哲学是在脱离或反抗那些支配旧哲学的陈述的种种态度和兴趣的方式中形成的。

大体上说,在哲学内部的这种分歧代表着现在生活中新旧因素的分裂,代表超自然的和所谓世俗的二者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表现的种种状况,于一个多时代以前,曾让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留下这样的诗句描写现代人:他们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

不过,在陈述哲学的现状时必须注意到,关于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神学的哲学和有些世俗的哲学之间,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的各种哲学的学说,虽然不是绝对地坚持这种意见:哲学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识更广泛、更基本、更终极,但是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了数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则在于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真理的要求

可靠的支持。

这里的重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深沉的分裂的事实。由“近代的”对旧实践和旧学说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分裂是如此广泛,以致没有事物不受其影响。在政治上,它表现在一切国家内导致政教分离的运动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变动性代替了为过去一度风行的习俗所控制的比较静止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引进的种种兴趣和享乐,和中世纪宗教控制时期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兴趣和享乐进行竞争。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识,新的研究方法的兴起,猛烈地撼动了神学的哲学所赞同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在神学和科学、人间和天堂、世俗兴趣和永恒兴趣之间的分裂曾引起种种特殊的区分。这些区分在“二元论”的形式下,决定了所谓“近代的”哲学的主要问题。

不过,关于这些近代哲学的最可惊异的事实是:在一方面,它们表现出曾深受中世纪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然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比科学所揭露的事实更基本的和更终极的一种实在。其结果是发生了关于认识器官的种种争论,形成了过去几世纪以来哲学上的种种主义。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标和任务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认识的题材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所以“知识的可能性”、在认识活动发生前所建立的认识条件等,便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实际知识越增加,互相冲突的种种哲学越忙于供给“知识的基础”,而并不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以发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

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居于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知识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的能力。哲学现在处于困境的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与人生无关的任务。

目前有些实际问题和人生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成为了道德的论点。这些问题在范围上扩大了，在强度上加深了。它们实际上涵盖着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涵盖着家庭、工业和政治生活。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所谓知识问题更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同时，实际知识和发明与技术上的科学的应用又增进得如此迅速，以致所谓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的问题变为遥远的专业性的事务。忽略迫切的论点和过分重视与人生事务无关系的论点的结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成为规定哲学在世界中的任务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哲学应有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结果，应研究科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种状况，应研究科学方法为什么只能通过那些不容许科学研究应用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去影响生活情况，应研究如果容许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这种研究才有希望在社会中自由的、经过考验的、有事实基础的种种态度的培养上，起着某种作用，完成某种任务。

(二)

在目前情况下,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具体的经济状况;但科学方法并未曾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统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况。于是把更重要的事务让给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其结果则多半为那些掌握和运用更高权力者所规定。在这些情况下,哲学中一场新近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这场运动保留哲学任务是追求实在的看法,认为追求主要依靠数学或类似的数学符号,但完全拒绝哲学的追求智慧的那一方面的任务。它从近代哲学的忽视政治和道德的题旨,变为有系统地否认研究这些题旨的可能性。它认为最重要的人生实际事务是价值和估价作用的事务,所以它们在本质上不可能受理智的裁判,不可能用理性的根据予以辨明或谴责。这场运动在最强调的形式下保留了古希腊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理论”在本质上高于实际事务的任何形式,与实在的永恒性相反,实际事务是变动起伏的事务。但是这场运动比古典学说更进一步。古典学说认为实际事务是更低级的知识的材料;现在的运动则认为那些牵涉到“内在的”价值或“目标本身”的道德事务是完全在任何知识的范围之外的。

现代思潮的这个学派的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曾说过:“人们的行动,在无数重要方面,依赖于其关于世界和人生,关于善和恶

的理论。”但他也说,人们关于“什么是善恶”的看法是完全单纯的好恶之事务。好恶是如此完全私有的和个人的,或用哲学的词语来说,是如此“主观的”,以致不可能用“客观的”根据予以判断。因为好恶存在于不能接近的私密中,好恶不能为知识所改变。“外在的”或“工具的”价值,可由理性予以估价。因为它们仅是工具,不是真正的目标。作为工具,它们的效能可为那些经得起科学检查的方法所决定;但其所服务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仅是团体、阶级、派别、种族的非理性的好恶之事务。

依照这种看法,关于全世界人们的种种机会和其比较不利的地位,关于其幸福和灾祸,关于其参与“无数方面的善恶”的种类和程度等实际的或具体的状况,现在是为单纯的工具事务所决定的。并且这些事务对于其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虽然全人类都珍视这些结果。如果人们对生活具体状况的控制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增进,其产生的后果则让个人的好恶去决定,而个人的好恶则让非理性的习惯、制度与强弱悬殊的阶级权力的分配去决定,那么,地球上人类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不管这个学派关于最后的实在的“理论的”见解如何专门深奥,其学说的这一部分或真或假,却是为一般民众所关心的。

如果大家接受这种哲学,“使科学延期执行其任务”的运动将大大地增强。因为依照这种哲学的看法,从科学得来的价值是“工具”,仅仅是工具而已。依照这种哲学的看法,原子分裂时发出的能量用于毁灭人类和用于发展使生活更安全和更富裕的和平工业,毫无可供理智运用和考验的差别。这个事实不能证明这种学说是错误的;但它却使我们有理由去严肃考虑这种学

说所依据的论证。无论如何,价值和评价问题近来已是突出的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里提出的挑战将使它成为中心的论点。

同时,这种哲学既可能日渐风行,它将机械地促进超自然的神学的哲学的发展。因为神学的哲学也认为终极的目标是在人类的发现和判断的范围之外的;但它又主张上苍的启示已给予了完全充足的补救。在目前纷扰的时代中,否认有足以决定善恶判断的自然的和人类的方法的一种哲学,将有利于某些人。这些人自称有准确地达到终极目标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方法,并自称有实际的工具足以保证那些接受其所宣扬的真理的人获得最后的善。

(三)

哲学现状的另一方面亦值得注意。这种哲学否定上述运动所肯定的,而肯定后者所否定的。它完全反对哲学传统的那一部分学说,这个传统认为追求更高的实在决定哲学应研究的工作。它肯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跟古代哲学传统所谓追求智慧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所谓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导我们集体活动的目标和价值。它认为进行这种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恒的和普遍的实在,而是应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科学知识的结论。它主张关于这种应用上现存的种种限制应予以废除,其方法是把那应用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上的科学的考验知识的方法

推广应用到社会和人生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在各种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名称,而是其关于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和任务与完成方法等所持有的观念。

有人批评这种哲学对科学予以儿童般的信任,殊不知它认为科学本身的发展仍然在婴儿时期。它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开始达到其成熟时期。它认为只有当科学方法的应用被推广到人生事务的一切方面的时候,它才能达到成熟时期。它认为现时许多可补救的祸害,都由于科学的研究和考验方法的不平衡的和片面的应用。它认为哲学现在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上述情况引起的种种论点和问题,并提供关于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的种种广泛的假说。

关于哲学目标和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改变了哲学工作上常用的字眼儿,如广泛性和终极性等意义。这些字眼儿失却其当哲学被认为是获得比科学知识更高的关于“实在”的知识之努力时所有的意义。在足以产生幸福与灾祸的人生事务的处理中,有些论点于某一特定时地内,在地位上是如此中心的,如此富有战略性的,以致其急迫性在实践上配称为终极的和广泛的。这些论点要求能给予的最有系统的思辨的注意。把这种注意称为哲学或给予其其他名称,这是比较不重要的。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是给予这些论点注意,并借助于研究上现有的最好的、经过考验的种种资源去予以注意。

上述关于参考时地的话应能说明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并不同于哲学问题是“永恒的”的看法。相反,它认为哲学问题

是永恒的那种看法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其主要功用在于维护那不断重提旧论点的习惯;这些论点在其原来的社会情况中是合时宜的,但现在已不是关键的论点,而只有历史研究的观点上的价值。历史研究的观点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人生范围内,是重要的;但若让它独占哲学的活动,它将窒息哲学的生命。把永恒性作为逃避人生所经历的时代的避难所,这可能提供了一种安慰。但不应把情感和安慰与理解和见识等同起来,亦不应把前者和后者所能提供的指导等同起来。

还有人批评这场运动促进了“相对主义”,意即否定标准而促进纷乱。的确,这场运动认为:因为哲学的问题和论点不是永恒的,所以它们应与当时当地的紧急的事务相联系。如果“哲学的状况”是指现在的状况,它当然牵涉到现在的论点。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鸟一样,人们用“相对性”这个词去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绝对主义”。在全部历史中,每一阶级常自称拥有绝对性,以维护其自身,使其免于受检讨。社会的狂热主义,不管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都逃避在绝对的、不容许怀疑与研讨的原则的堡垒之中。绝对的东西是被隔离的东西,被隔离的东西不能根据其可能考查的种种关系去加以判断。这场运动所特有的“相对性”是一切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相对性。因为科学研究亦认为其有功效的“标准”是由事物的实际关系提供的;当这些关系被概括化时,则它们只被给予“时空”的名称。

对时空关系的依赖性 is 科学研究所赢得的一切胜利的特征。假定这些胜利只导向特殊事实,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相反,它们不断走向普遍原则。如果这些概括化牵涉到日见广泛

的种种关系而并不沉没在文字的空虚性中,那种把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作为工具去考查那些控制人类习惯、制度和努力的价值的哲学也是如此。只要时空关系与此时此地的重要论点是有关联的,时空关系的范围不管如何广泛或悠久,都应予以研究。隔离和局限事物的,不是“相对性”而是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攻击和讽刺相对性的基本原因在于:寻求事变的关系是摧毁各种绝对主义在各处获得的免于受考查的特权地位最可靠的方法。

(四)

上面所说的话需要说明。这场哲学运动提出些什么特殊问题和论点去代替那些目前无关宏旨的、足以阻止哲学完成其在现在世界中可能完成的的任务的问题和论点呢?如果我说,哲学至少应清除其自己的园地,我好像是从人生问题和论点退避到专业哲学的技术事务中去。情形确是如此,在哲学的学说中,需要被清除的事物在人生中是不会起阻碍作用和歪曲的。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证。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心物区分论把所谓“观念的”和“精神的”抬高到存在的顶点,而把所谓“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降到最低的地位,这种理论是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区分的反映。奴隶和工匠(他们比奴隶并没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从事物质的生产,即良好生活资料的生产,但他们却不能分享这良好生活。自由的公民不需要从事这些“卑贱的”活动。于是,

把理性的、理论的知识和低级的、“卑贱的”、例行的实际知识区分开来，把观念的和物质的区分开来，这是当然的结果。

我们已摆脱了完全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但目前的生活情况仍保存着低级的、“卑贱的”活动和自由的、观念的活动的区分。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当他们坚持所谓自由的学科和所谓机械的、实用的学科的内在区别时，他们完成了一项任务。从这种区别发展出来的、有伟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常被用以证明把经济的、商业的、财政的事务和政治的、道德的事务隔离开来是正当的办法。关心现状的哲学要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清除那些证明这种区分是正当的理论，清除那些阻碍我们形成使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应用)能完成比现在更人道的和更自由的任务的措施和政策的理论。

现在哲学可能研究的论点和问题的这个例证暗示着另一个问题，它们是如此密切联系着的，其实即是同一问题的另一形式。在专业哲学家圈子内外流行着的，关于内在的、终极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的价值区别论，是工具和目标分离的理智的陈述。哲学“二元论”的形式是科学、技术、民主主义发展前的社会情况投射在现代哲学中的暗影，它是阻碍进步的，应该全部予以清除。如果哲学家们要起着积极作用，使我们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在资源能完成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任务，他们在这里又有一项艰难的和细致的任务。

因此，关于和所谓工具的目标截然不同的本身的目标之整个观念，代表着更早期的社会情况的残余。在理论方面，这是科学在处处以关联性代替了绝对性以后，仍然保持绝对性的一个

显著的事例。这种观念仍然保有其残留的力量，因此有许多自命为特殊现代的和被解放了的哲学——例如在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哲学——都全部保留这种观念，认为确有种种是目标而不是工具的事物。只要放弃这种观念，便没有任何理由再说道德的目标异于技术的目标，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用“客观的”事实来决定的。根据民主精神去打破“更高的”和“更低的”确定区别的运动，在哲学中仍应取得进展。

关于价值事物的讨论引导到希望在现在世界中起作用的哲学所应做的工作的另一事例。使价值完全超越有根据的判断的理由之一是：价值确有其主观性。学哲学的人都知道主观的和客观的二元论在近代哲学中占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当近代科学最初发展的时候，这种二元论的确有点用处。科学要和许多敌人作战。它采取了一种策略，把一个认识的心灵或自我的“内在的”权威树立起来，去对抗习惯和制度的“外在的”权威。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讨论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哲学上全心全意地承认现在无理由把事变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一事实，是哲学要在促进社会事务的研究上起一定作用的先决条件。

上面讨论的事务是哲学现在应该做的一项艰难的和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来说都不愉快的工作的若干例证。这项工作要通过最正确的和批判的思想去清除那些过时的态度，这些态度阻碍了那些从事哲学的思考者抓住现有的机会。这是在哲学现状中应承担的工作的批判的或消极的方面；但它不仅仅是消极的，